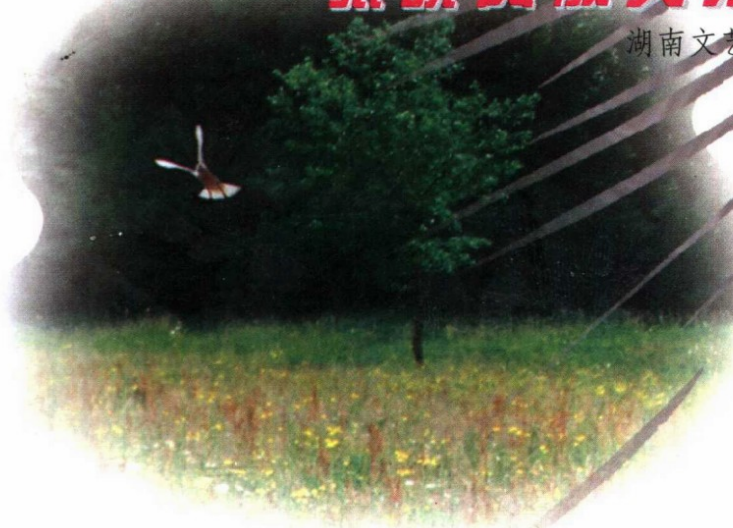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魔

散文系列
季

魔

季

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魔 季

责任编辑：弘 征 龚湘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092 1/32 印张：6.375

字数：110,000 印数：1—10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7—5404—1589—4
I·1266 定价：9.8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（厂址：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：422001）

张
晓
风
散
文
系
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1	画 晴
7	最后的戳记
15	回到家里
22	光 环
32	另一张考卷
40	魔 季
47	雨天的书
55	秋天·秋天
61	细细的潮音
68	小小的烛光
76	归 去
87	我 喜 欢
96	林木篇
102	一钵金
107	我 有
111	初绽的诗篇
130	没有风的下午
132	劫 后
136	癡 者

- 143 雨之调
- 149 有些人
- 153 台 词
- 158 咏物篇
- 165 替古人担忧
- 170 一张卡片
- 172 春 俎
- 178 生活赋
- 183 不能被增加的人
- 186 人物篇
- 189 一
- 194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
- 197 遇 见

画 晴

落了许久的雨，天忽然晴了。心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一批失落的财宝，天的蓝宝石和山的绿翡翠在一夜之间又重现在晨窗中了。阳光倾注在山谷中，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汁。

我起来，走下台阶，独自微笑着、欢喜着。四下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。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、一腔温柔、一片勃勃然的生气，我走向田畦，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。我举袂迎风，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宛转的气流，我抬头望天，却又把自己误为明灿的阳光。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，恍惚中忆起一节经文：“上帝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”我第一次那样深切地体会到造物的深心。我就忽然热爱起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来了。我那样渴切地想对每一个人说声早安。

不知怎的，忽然想起住在郊外的陈，就觉得非去拜访她不可，人在这种日子里真不该再有所安排和计划的。在这种阳光中如果不带有几分醉意，凡事随兴而行，就显得太不调和了。

转了好几班车，来到一条曲折的黄泥路。天晴了，路刚晒干，温温软软的，让人感觉到大地的脉搏。一路走着，不觉到了，我站在竹篱面前，连吠门的小狗也没有一只。门上斜挂了一把小铃，我独自摇了半天，猜想大概是没人了。低头细看，才发现一个极小的铜锁——她也出去了。

我又站了许久，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。想要留个纸条，却又说不出所以造访的目的。其实我并不那么渴望见她的。我只想消磨一个极好的太阳天，只想到乡村里去看看五谷六畜怎样欣赏这个日子。

抬头望去，远处禾场很空旷，几垛稻草疏疏落落地散布着。颇有些仿古制作的意味。我信步徐行，发现自己正走向一片广场。黄绿不匀的草在我脚下伸展着，奇怪的大石在草丛中散置着。我选了一块比较光滑的斜靠而坐，就觉得身下垫的，和身上盖的都是灼热的阳光。我陶醉了许久，定神环望，才发现这景致简单得不可置信——一片草场，几块乱石。远处惟有天草相粘，近处只有好风如水。没有任何名花异草，没有任何仕女云集。但我为什么这样痴呆地坐着呢？我是被什么吸引着呢？

我悠然地望着天。我的心就恍然回到往古的年代，那时候必然也是一个久雨后的晴天，一个村野之人，在耕作之余，到禾场上去晒太阳。他的小狗在他的身旁打着滚，弄得一身是草。他酣然地躺着，傻傻地笑着，觉得没人经历过这样的幸福。于是，他

兴奋起来，喘着气去叩王室的门，要把这宗秘密公布出来。他万没有想到所有听见的人都掩袖窃笑，从此把他当作一个典故来打趣。

他有什么错呢？因为他发现的真理太简单吗？但经过这样多个世纪，他所体味的幸福仍然不是坐在暖气机边的人所能了解的。如果我们肯早日离开阴深黑暗的蛰居，回到热热亮亮的光中，那该多美呢！

头顶上有一棵不知名的树，叶子不多，却都很青翠，太阳的影像从树叶的微隙中筛了下来。暖风过处一满地圆圆的日影都欣然起舞。唉，这样温柔的阳光，对于庸碌的人而言，一生之中又能几遇呢？

坐在这样的树下，又使我想起自己平日对人品的观察。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浮躁和浅薄就像“夏日之日”，常使人厌恶、回避。于是在深心之中，总不免暗暗地向往着一个境界——“冬日之日”。那是光明的，却毫不刺眼。是暖热的，却不致灼人。什么时候我才能那样含蕴，那样温柔敦厚而又那样深沉呢？“如果你要我成为光，求你叫我成为这样的光。”我不禁用全心灵祈求：“不是独步中天，造成气焰和光芒。而是透过灰冷的天空，用一腔热忱去温暖一切僵坐在阴湿中的人。”

渐近日午，光线更明朗了，一切景物的色调开始变得浓重。记得尝读过段成式的作品，独爱其中一句：“坐对当窗木，看移三面阴。”想不到我也有缘领略这种静趣。其实我所欣赏的，前人已经欣赏

了。我所感受的，前人也已经感受了。但是，为什么这些经历依旧是这么深，这么新鲜呢？

身旁有一袋点心，是我顺手买来，打算送给陈的。现在却成了我的午餐。一个人，在无垠的草场上，咀嚼着简单的干粮，倒也是十分有趣。在这种景色里，不觉其饿，却也不觉其饱。吃东西只是一种情趣，一种艺术。

我原来是带了一本词集子的，却一直没打开，总觉得直接观赏情景，比间接的观赏要深刻得多。饭后有些倦了，才顺手翻它几页。不觉沉然欲睡，手里还拿着书，人已经恍然踏入另一个境界。

等到醒来，发现几只黑色瘦胚的羊，正慢慢地啮着草，远远的有一个孩子跷脚躺着，悠然地嚼着一根长长的青草。我抛书而起，在草场上迂回漫步。难得这些静的下午，我的脚步声和羊群的啮草声都清晰可闻。回头再看看那曲臂为枕的孩子，不觉有点羡慕他那种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的风度了。几只羊依旧低头择草，恍惚间只让我觉得它们嚼的不止是草，而是冬天里半发的绿意，以及草场上无边无际的阳光。

日影稍稍西斜了，光辉却仍旧不减，在一天之中，我往往偏爱这一刻。我知道有人歌颂朝云，有人爱恋晚霞。至于耀眼的日升和幽邃的黑夜都惯受人们的钟爱。唯有这样平凡的下午，没有一点彩色和光芒的时刻，常常会被人遗忘。但我却不能自禁

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静、恬淡和收敛。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茫茫草原，就只交付我和那看羊的孩子吗？叫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？

偶抬头，只见微云掠空，斜斜地徘着。像一首短诗，像一阕不规则的小令。看着看着，就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。记得元曲中有一段述说一个人不能写信的理由：“不是无情思，逸青江，买不得天样纸。”而现在，天空的蓝笺已平铺在我头上，我却又苦于没有云样的笔。其实即使有笔如云，也不过随写随抹，何尝尽责描绘造物之奇。至于和风动草，大概本来也想低吟几句云的作品。只是云彩总爱反覆地更改着，叫风声无从传布。如果有人学会云的速记，把天上的文章流传几篇到人间，却又该多么好呢。

正在痴想之间，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，连它的颜色也奇异地转换了。半天朱霞，粲然如焚，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。不仔细分辨，就像莽原尽处烧着一片野火似的。牧羊的孩子不知何时已把他的羊聚拢了。村落里炊烟袅升，他也就隐向一片暮霭中去了。

我站起身来，摸摸石头还有一些余温，而空气中却沁进几分凉意了。有一群孩子走过，每人抱着一怀枯枝干草。忽然见到我就停下来，互相低语着。

“她有点奇怪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来远足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有一个较老成的孩子说：“他们有的

人喜欢到这里来画图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没有看见她的纸和她的水彩呀！”

“她一定画好了，藏起来了。”

得到满意的结论以后，他们又作一行归去了。远处有疏疏密密的竹林，掩映一角红墙，我望着他们各自走入他们的家，心中不禁恍然若失。想起城市的街道，想起两侧壁立的大厦，人行其间，抬头只见一线天色，真仿佛置身于死荫的幽谷了。而这里，在这不知名的原野中，却是遍地泛滥着阳光。人生际遇不同，相去多么远啊！

我转身离去，落日在我身后画着红艳的圆。而远处昏黄的灯光也同时在我面前亮起。那种壮丽和寒伧成为极强烈的对照。

遥遥地看到陈的家，也已经有了灯光，想她必是倦游归来了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有走过去摇铃，我已拜望过郊外的晴朗，不必再看她了。

走到车站，总觉得手里比来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，低头看看，依然是那一本旧书。这使我忽然迷惑起来了，难道我真的携有一张画吗？像那个孩子所说的：“画好了，藏起来了！”

归途上，当我独行在黑茫茫的暮色中，我就开始接触那轴画了。它是用淡墨染成的“晴郊图”，画在平整的心灵素宣上，在每一个阴黑的地方向我展示。

最后的戳记

房间里很拥挤，我顺着桌柜往前走，后面的同学推着我，我也推着前面的同学。我已经过了好几个关口：报了到，填了注册单，并且缴了学费，现在我正把选课卡递了过去；办事小姐抬起头来和我打了个招呼，很亲切地问我：

“都选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怎能不全选呢？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选课了。

我继续往前走，又缴了一些零碎的钱，便开始办借书证的手续，来到最后一个关口——查验学生证。我从皮包中取出那精致的小本子，红色的封面虽然经过三年多的时间，依然保持它的鲜艳美丽。我翻开第一面，上面写着我的姓名、籍贯和出生年月日，并贴着我高中时代的照片。那自然弯曲的短发，那看来似乎和什么人赌气的神态，现在都令我怀念不已。而今而后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再也不会戴这样一张脸谱了。我又翻一页，是记事栏，除了公车处盖过一方“挂失有案”的图章外，便空无所有

了；接下去的一页是注册登记栏，上面有八个方格，分成两列，是让注册组盖章用的，每学期注册的时候盖一格，我已经盖满了第七个格子，只剩下右下角的一个空格了。我似乎很少注意这些琐细事情，今天却在异样的心情下仔细地谛视了一番。这章不大。只有两公分见方，刻的是纤细的篆文，以前我为什么不曾注意过呢？为什么到今天我才这样眷恋地看着它？为什么到今天我才发现了不同的意义呢？

我想着，竟把伸到柜台上的手缩了回来。

“最后一个章了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这是最后一个章了！”

忽然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，莫名其妙地有着出去痛哭一场的冲动。茫茫然地，我走出了嘈杂的房间，独自步向校园。早春的阳光照在黄绿不匀的草地上，那样淡淡的、柔柔的阳光，把景物衬托得肃穆而清丽。我随便择了一处草厚的地方坐下，对着溪水，对着青山，竟一点也得不着宁静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头埋在双臂中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除了那一片草皮，那生长在我足旁的草皮。但我还看到那红色的小本子，以一种倔强的姿态躺在草上，那红色刺着我的眼，我的心。我禁不住又把它翻开，我又看到那七个印记了。七个精巧的朱红色的印记，在我眼前跳跃着，我的心感到异样的伤痛，我不禁有些恨自己了。真的，何以当别人庆幸着自己即将毕业的时候，我却难过起来？

第一个章，我回想起来了，那是三年前的夏天，那充满了兴趣和胆怯的一天，当我接过这本小册子的时候，展布在我面前的是何等绮丽的远景啊！记得有一句话说：“大学就是一个你进去时，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毕业时才了解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方。”然而那时候，我并不曾觉得自己什么都懂，如今更觉得一无所知了。何以我被安排要走在这条寻索学问的路上呢？这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啊！

第二个章盖在1959年的2月里，轻淡地模糊地表示着一片平淡、朦胧而又恬美的生活；第三个章开始，我便在学校里领取助学金和其他奖学金了。回忆起来未始不是一桩艰苦的奋斗，我不止一次地站在布告牌前，仰望自己是否出现在那幸运的名单里。我总是被一大群人挡住了，根本看不到任何名字，大约每次都是别人替我看到的。好几次都有朋友拍着我的肩膀，或拉着我的长发，叫道：“恭喜啊，你得到了！什么时候请客呢？”那时我会快乐地流下泪来，我会找到安静的一角，坐下来，感谢那位给了我机会又给了我智慧的天父，也很自然地想到我的父母，以及许多关切我、期望着我成功的人，因而觉得自己到底做了一件对得起人的事。在那有限的金钱中，我领受了无限的快乐。

我用那笔钱来买书，好让许多先哲的思想进入我的心中；我用它来买文具，好让我的思想流入人的心中；我用它买我自己所喜爱的东西，因为我从

来不觉得死守着一份钱财会有什么好处。此外，剩下的一点数目，我使用它买一些亲友们所喜爱的东西，或是给父亲一本书，给母亲一枚胸针，给弟弟妹妹的钢笔、玩具，或是给朋友的生日卡片，因为当笑容从别人面上闪亮的时候，我心头的明镜便也映出欢乐的形象。

从那平整的印记中，我仿佛又看到平整的校舍，何等巍峨壮严的一座大楼啊！这是我完成一百六十九个学分的地方！我心怦然，一种肃穆而神圣的思想在我胸中升起，我不知道是哪些人的血汗钱集募起来建造了这所大楼，但我知道，总有那样一批人；我不知道是谁设计出它，谁堆砌成它，但我也知道，总有那样一批人。我，一个没有长处也没有优点的人，上天何其钟爱我，让那么多我所不曾谋面、不知名姓的人，助我完成了学业。是的，这只是七枚小小的印记，但隐含着多少人的爱与关切啊！

我的眼前似乎仍浮着那平整的大楼，大楼的右侧是院长的办公室。好几次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，好像我们不是师生，而是朋友，我们的谈话往往持续到电话铃响了，他不得不和别人答话时为止。在这学校里，我得到了许多大学教本上的知识，更得了一些书本外的学问。有一位同学说：“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！”是的，使我们的日子能以称为黄金时代的，便是这些学者脑中闪烁的智慧！

大楼第三层，靠中央部份的一间屋子，便是我

的教室。我们班上只有十一人，上课的时候，我们比庞大的学校或庞大的班级舒服得多，教授可以征询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，以及自己的重要性。逢到上“诗选”时，我们就做对子或联句。那情景不像是在上课，倒像是什么诗人大会似的。记得有一次做“秋兴”的诗，有同学吟了一句：“飘萍何所托？”教授说：“太萧瑟了！”我忽然想起一句：“傲菊乃相宜”，便对上去了，教授大为高兴。句子虽然谈不上好，却也颇能见志。如果有一天我老了，回忆起少年狂态，这件事当可算做资料之一吧。

在教室里有时也有很痛苦的时候，好几次我抱病上课，感到眩晕而惊悸。但我非不得已，绝不请假，一则我不愿意错过任何听讲的机会，二则我太重视出席全勤的那份荣誉。我感谢上帝，他给了我一宗最大财富——健全的脑子，健全的理性，和健康的身体，我从来没有生过比感冒更严重的病，而当我病的时候，他更给我足够的支持力，让我向上的意志不曾仆倒过。

教授大楼的右边是活动中心，在那里我也有着我生活绚丽的一面。我虽然从小好静，不爱活动，惟一的消遣就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听唱片。但这几年来，我也被强迫地活动了一下，我发觉一个人固然可以从有兴趣的活动中领受益处，却也往往从没兴趣的活动中得到经验。我曾为社团活动奔走过，疲